

歷史空間

秋風作伴訪蟄廬



千唐志齋大門。網上圖片

深秋時節，筆者一行應洛陽雜文學會邀請，赴九朝古都采風、期間專程去新安縣鐵門鎮參訪久負盛名的千唐志齋，印象極深。

鐵門鎮在洛陽西45公里處，這裡地處要津，風光綺麗，章太炎譽其「當關洛孔道」。其最吸人眼球者則是「蟄廬」——千唐志齋了。它是著名愛國民主人士、辛亥革命元老張鈞將軍故居，又是我國唯一墓誌銘博物館、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如今也成為張鈞紀念館。

張鈞，字伯英，1836年生於新安縣鐵門鎮，1911年他由陝西靖國軍副總司令身份參與策劃並打響被譽為辛亥革命「第二槍」的西安起義。民國時歷任陸軍上將、河南省政府主席等職。1949年，張鈞先生基於民族大義毅然在四川率部起義。新中國成立後任全國政協委員和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1966年5月在京病逝。

瑟瑟秋風中走近蟄廬，大門上黑底黃字「千唐志齋」四字大氣雋永，為成功先生題額。進得園內，是一片古樸雅致、結構嚴謹、頗具中原特色的民國建築群。洛陽作家孫建邦說，蟄廬為豫西名園，始建於1918年，有房120餘間，佔地4200平方米。紀念館按張鈞的人生階段，分12個展廳，陳列有張鈞當年戎裝照、生活用品、印鑒及《孫子兵法》手跡等遺物，令人平添思古之幽情。

1921年秋張鈞「丁憂歸鄉」，在此新建一棟石屋，用作書房，名「聽香讀書之室」，兩側鑄刻「誰非過客、花是主人」八字。後康有為為途經洛陽，應張鈞之邀逗留數日，為其題寫「蟄廬」二字和一對楹聯：「凡泥欲封紫氣猶存關令尹；鑿壞（坯）可樂霸亭誰識故將軍」，深刻的人生哲理呼之欲出。

刻石，令人趨之若鶩。見眾人圍着一幅竹畫石刻噴噴讚歎，走近一看，乃是大名鼎鼎的鄭板橋「風雨陰晴竹姿四態屏」。每幅均有竹、石和詩作，稱得上是鄭變的傳世精品。導遊說，張鈞早年花重金從江南購得原件，請人鑄於石碑，可惜原件已不知蹤影。清末著名書法家兼金石家邵瑛的一幅狂草石刻也讓人心儀，書云：「林下風霜少，天邊雨露多。曉雲飛綵鳳，秋水浴金鷄」，手跡風骨秀剛柔相濟，令人叫絕。

又見一塊立於「民國十六年」鑄有馮玉祥施政綱領的石刻，云：「我們一定要把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掃除淨盡，我們誓為人民建設極清廉的政府，我們為人民除水患、興水利、修道路、種樹木及種種有益的事。我們一定要使人人有受教育、讀書識字的機會。我們訓練軍隊的標準是為人民謀利益，我們軍隊是人民的武力。」讀着這樣的文字，不由心頭發熱、親切有加。

一幅章太炎所題的「寧與鳳凰比翼，不隨雞鶩爭鳴」，讚頌了張鈞卓爾不群的人格，也凸顯書者的志存高遠，讀來為之震撼。園內還有南朝王弘、宋米芾、元趙孟頫、明董其昌、清王鐸及劉鏞、韓東籬等名家墨跡，以及蔣介石撰文、賀耀組書、41名國民黨要員聯合署名為張母祝壽的《張母王太夫人壽序》等。舒同、啟功等一批現代書法大家也在此留有墨寶，王繼興感歎：「不誇獎地說，千唐志齋就是一座書法和石刻藝術的豐厚寶庫！」

走馬觀花瀏覽完千唐志齋，從幽暗的窯洞返回石屋前，心中唯有感慨。秋陽下再次凝視康有為書寫的「蟄廬」二字，當合「蟄伏於草廬之中」之意，大量事實也證實，張鈞先生不愧為輻光養晦、深謀遠慮的有識之士，尤其在決定民族命運的1949年，他果敢率部起義，為四川和平解放立下大功。

導遊講，2011年紀念辛亥百年之際，張鈞第七個兒子、82歲的張廣平從台島率眾回國尋根憶舊，他久久徘徊於故居的前後，想起父親的種種往事，不覺老淚橫流。

蟄廬後面是一片園林，小橋流水風光怡人，走進東北角一個靜謐小院，黑色大理石上鑄刻着「張鈞之墓 1886—1966」字樣，金色的字跡在秋陽下熠熠發光。想起戎馬一生的張鈞曾被毛澤東稱為「中原老軍家事」，而這位千唐志齋更是張伯英流芳百世的傑作了。沿石屋左側拾級而上，是一個開闊的屋頂花園，月季花開得正艷，有兩個古色古香的亭子，名曰「又又亭」、「千千亭」。秋風中漫步於此，大家感歎歷史的深邃，也收穫無限的感動，一首小詩湧出心田：

霜降時節訪蟄廬，千方志石鑄唐書。辛亥元老今安在，滿園秋色頌石屋！

文化觀察

關於二次創作的思考

陳匯

在法治社會，公民罪與非罪、此罪彼罪、罪大罪小，是牽涉到自由和人權的根本問題。尤其對於信息流動自由、資訊內容傳播極為發達的本港地區而言，對一種行為作為入刑定罪的立法考量，應當慎之又慎。尤其以爭議頗多的二次創作刑事入罪化問題為例，更是應當採取謹慎原則，不能濫用刑罰，造成社會震盪。

坊間論者大多認為，二次創作侵犯了原作者的版權，應當予以處罰。但是，當如何界定「侵犯著作權」，則應有清晰的定義和入罪構成要件，以免造成混淆。以本港目前的普通法律體系而言，應從主觀犯意、客觀犯行以及抗辯事由三大環節去進行清晰厘定和考慮。

若真要對二次創作和團體進行入罪定罪，則首先應該考慮的是二次創作主體從事二次創作行為時的主觀意圖。如果其主觀意圖，是以原創作品為載體，力圖以簡潔、快速和明瞭的方式傳達自己對社會議題的不滿，則應當屬於言論自由及其延伸範疇，應當受到法律的保護。畢竟，任何一部二次創作的作品，必然有其具體而實在的誕生背景和環境，以此判斷二次創作主體的主觀意圖，其實非常容易。就目前實際的社會情形而言，二次創作，也多是以表達具體的觀點、理念和訴求為內容的。

因此，除非二次創作人有明顯的主觀惡意，且是以商業牟利為目的，否則司法不應介入到二次創作所引起的爭議層面中。而就客觀行為而言，若二次創作行為對原作品有核心化的能夠區別於原作的創新，讓人感受到這是一個新作品而非抄襲之作，且沒有對社會公共、他人之利益造成明顯、嚴重且立即的現實侵害及後果，則也不應當對二次創作追究任何形式的侵權法律責任。值得一提的是抗辯事由問題。如果一定要將二次創作問題進行司法化處理，則應當排除掉幾種目前社

會較為爭議的情形——尤其是以表達理念、理想、觀點和立場為根本出發點去從事二次創作，則應當構成抗辯事由。這一方面可援引美國的著作權法律規定。

美國的著作權保護，對於二次創作，確立了一個基本原則——合理使用。即，二次創作作品對原作品的繼承，應當遵循「合理使用」的原則。但是這一原則太過抽象，後來在具體的司法判例中，加入了「作品轉化」原則——即，二次創作作品，如果給受眾的感覺是一部新的作品，就形成了作品轉化而變成了不同於原作的新作品，則二次創作之作品，也受版權保護，因而不能認定其侵犯原作品及其創作人；二次創作的相應商業收益也受到保護。

不久前，台灣一名即將退伍的士兵被虐待致死。台灣民間團體發起抗爭活動時，就以閩南語的唱詞改編了百老匯音樂劇《孤星淚》結尾唱段 Do you hear the people；也改編了台灣軍隊的一首軍歌，以此來諷刺軍紀敗壞之現實。值得一提的是，Do you hear the people在香港也有粵語版本，稱為《人民之歌》。顯然，《人民之歌》雖是 Do you hear the people 的二次創作，但已經是一個讓大眾明顯感受到的新作品，且是以表達立場為目的。可見，以二次創作作為表達立場和言論的手段，已經是非常普遍的做法。一個作品能夠被二次創作，證明其一定屬於名作的範疇，有着一定甚至很大的社會影響力和知名度——如同公眾人物面對公眾某種程度上無隱私權、無名譽權一樣，著作權對於名作被二次創作之情形的保護，也應該是有限的。因為一部文藝作品進入大眾審美的階段，必然就會也應當接受社會的評價——二次創作，也是這種評價的一個環節，應當予以保護。



網上段子：9月13日，汪峰發表離婚聲明，遇上王菲離婚，震驚世人的消息瞬間無聲無息；11月9日，汪峰向章子怡表白，碰上恒大奪冠，震驚世人的消息再次無聲無息；11月13日，汪峰打算發佈新歌，上一次頭條！可是，吳奇隆、劉詩詩……

生活點滴

洛杉磯75層大樓登高賽

楊楓華（美國）

美國今年的夏天雖然熱氣高張，不過當時節進入九月之後，各地的氣溫均開始有所下降，尤其是加州洛杉磯，氣溫下降不少。到了九月十九日中國中秋佳節時，已見夜涼如水，渾身舒適。故此選擇在此刻進行戶外體育比賽，真是最理想不過了。擁有二十年歷史的洛杉磯大樓登高賽，在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五）於洛杉磯市的美國銀行大樓（55 Bank Tower）熱鬧揭曉。這項挑戰人類體力、耐力與技巧的賽事，吸引來自全國三千餘名好手參與，今年的冠軍人馬係用了破紀錄的九分二十七秒時間，便登上樓頂，一覽眾山小。在芸芸衝上雲霄的運動健將中，華人最佳成績的是紐約眼科醫師楊程超，他已是四十四歲中年人，但是仍然是有心有力，以十三分二十二秒的優秀成績，直奔天際，獲得第二十四名。

洛杉磯的美國銀行大樓，高度不單是當地之最，也是美國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最高樓宇，七十五層高有一千六百七十九個台階，因此被世界譽為好手視為征服的對象。而休士頓地處美國南疆，市內高樓大廈不若紐約、芝加哥、洛杉磯三大美國冠亞季大都會之眾，故由休士頓飛洛杉磯參加此一年一度的奔向七十五層高樓的這項比賽的休士頓人欠缺。幸有紐約飛來洛杉磯的楊程超醫生，以十三分二十二秒成績登上美國銀行大樓，拿下個人組第二十四名，也是華人最佳成績，為紐約市華人爭光，更為美國華人爭光。



美國銀行大樓。網上圖片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美國銀行大樓七十五層的風景宜人、視野良好，市內其他玉宇瓊樓，華廈巨宅，均盡收眼底，令人豪氣倍增。但到達高點的選手，無人有心情享受景致，在拖着步伐取得紀念

古典瞬間

包公形象及「清官情結」

鄧忠強

北宋名臣包拯（999—1062），字希仁，是一位光耀史冊、有口皆碑的清官。在中國政治思想文化史上，像包公那樣有巨大感染力的清官典型，可說是千古罕見。

從正史上看，包拯是宋真宗至仁宗時代的人，始舉進士，後官至樞密副使，擔任過龍圖閣直學士、開封府知府等要職，人呼「包龍圖」、「包待制」或「包公」。作為一名官吏，包公素以「清節美行」著稱。仁宗初年，他任端州知州。該州出產「端硯」，價值珍貴，名聞天下，前任官員為討好上司和朝廷，每年都要多收多貢。而包公則按進貢定額徵收，期滿離任時，「不持一硯歸」，其清廉節操可見一斑。

據《宋史》本傳記載，包公立朝剛毅，執法不阿，「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風喪膽，不敢輕舉妄動。當時宋仁宗的寵妃張貴妃有個伯父張堯佐，本是一個凡庸小人，憑借後宮裙帶關係，受到皇帝的特殊恩寵，居然被「一日除四使」，連任節度使、宣徽使等高官。擔任諫官的包拯七次犯顏上書，力言對張堯佐擢用不當。仁宗雖然窩了一肚子火，但在這位正直大臣面前無話可說，只得無奈地收回成命，並表示「自今后妃之家，毋得除兩府職任」（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後人曾就此事跡在戲劇中演繹出「縱然殺老俺不怕，敢與皇親比高低」的唱詞，活脫脫地刻畫出包公不畏權貴、剛直公正的品格。



包拯。網上圖片

一線希望寄託在清官身上，期盼有更多的「包青天」來為自己伸張正義，主持公道；而人們對於「包公戲」、「清官戲」的喜愛，不過是借助於包公等清官形象來表達自己的意願。民心的選擇應該得到尊重，對民眾的這種「清官情結」，不能簡單地判其是非。儘管清官的作為不能改變封建制度的腐朽本質，但他們為民請命，不畏權勢，捨身求法，畢竟做了許多惠民利民的好事，還是應該肯定的。更何況那種清正廉明、不徇私情的「清官品格」，具有很強的人民性，對於今天的為政者如何用權如何執法，仍然如警鐘常鳴，有着極強的現實意義。

歷史走到今天，社會正由「人治」向「法治」轉型，然而在達到完全的法治社會之前，傳統的「人治」（包括意識形態）仍在起着一定的作用。因此，我們既要發揚民主，弘揚「法治」精神，要求為政者具有鐵面冰心、法不徇私的政德操守，又需要不斷地加強和完善制度建設，以使社會的一切運轉納入法制軌道。只有到了那一天，當人們不再把秉公執法的希望寄託在「包青天」或「好皇帝」身上，而是求助於法律的公正，徹底拋棄「清官」意識或「好皇帝」意識，這才能說是我們已經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社會進步。